

武侠精品

(台湾)司马紫烟 著

大英雄

下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司马紫烟作品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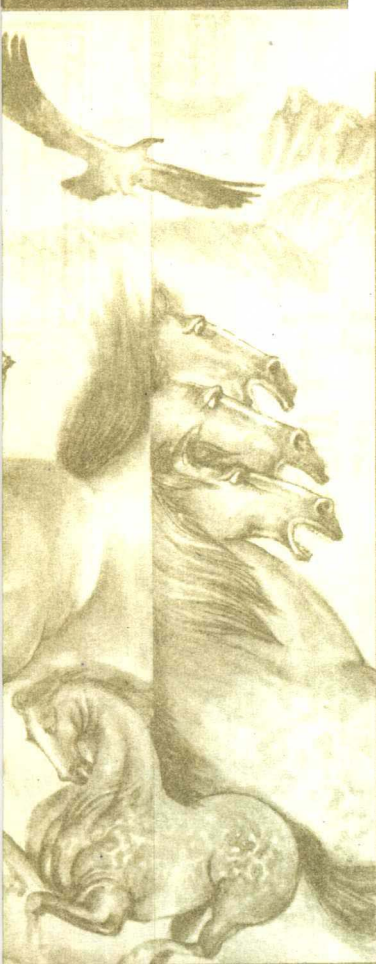


大英雄

下

(台灣)司馬紫烟 著

中原農民出版社



RBF95

/15

I247.5
3282

.3

图字 16 - 2000 - 008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英雄/司马紫烟著. - 郑州: 中原农民出版社,
2001.6

(司马紫烟作品集)

ISBN 7 - 80641 - 400 - 2

I. 大 ... II. 司 ... III. 章回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29141 号

司马紫烟作品集

大英雄 (上中下)

司马紫烟 著

责任编辑: 韩光玉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)

中牟胶印厂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30 印张 720 千字

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4180 册

ISBN 7 - 80641 - 400 - 2/1·075 定价: 54.80 元

目 录

- 二十四 移花接木 (633)
- 二十五 忠勇山庄 (673)
- 二十六 黄金山谷 (692)
- 二十七 顾此失彼 (727)
- 二十八 虎落平阳 (759)
- 二十九 玉人在抱 (785)
- 三十 神功伏妖 (812)
- 三十一 海上风云 (838)
- 三十二 伏击获密旨 (860)
- 三十三 挫敌锐气 (885)
- 三十四 偷天换日 (912)

二十四 移花接木

剑尖透胸而入，再由将后出来了一截。宝亲王大惊道：“杜壮士，你怎么真的杀死了她。”

杜英豪将手一松，使得玉容向前一跌，剑柄撞在地上，又刺深了进去，直到剑托处，而背上的剑尖则冒出了两尺来长，鲜血直喷。

这一剑直穿心脏，所以玉容只扭了两扭就死去不动了。杜英豪哈哈地道：“殿下，你看看清楚，她的手中还握着一把匕首，急刺而来，我若是抽回了剑，固可保全她，我就要赔上一条贱命了。”

宝亲王听出了杜英豪的语气不悦，连忙道：“壮士，我没有看见她手中有武器，还以为她是空手的，这当然怪不得壮士。”

杜英豪道：“怪也没办法。殿下，我也是存心要她命的，即使她手中没有兵刃，我也要杀她。”

这时后院中，由几个女孩儿扶出一个老妇人。宝亲王连连向杜英豪使眼色，杜英豪如同未见，照样侃侃而谈。这时人已来到面前，宝亲王没办法，只得上前跪下道：“孙儿叩见老祖宗。”

杜英豪这才知道那苍老的声音已经出来了，转身跪下一条腿道：“草民杜英豪叩见老菩萨。”

太后看了看地上的玉容，眼中隐有泪影。

“罢了！起来吧！杜壮士，对不起，我这个孙女儿实在太顽劣了，咎由自取，怨不得你。”

然后又骂宝亲王道：“宝儿！你也是的，身为太子，竟然目

睹宫中人无礼行凶而不加阻止，着实该打。你这个太子日后还要继承大业呢！就凭你这样优柔寡断，怎能担当重任？”

宝亲王挨了骂，冤屈地道：“孙儿喝阻过。”

太后哼了一声道：“喝止有什么用，她可曾听你的，你该叫御林军来抓她起来。”

宝亲王道：“孙儿已经拔剑制止，可是她根本不作理会，只差没杀孙儿了。”

太后怒道：“你打不过她我不怪你，但是大内侍卫总不成也斗不过她，你为什么不叫人？”

宝亲王不敢说话。太后道：“是不是因为叫了人来，也没人敢对她动手？”

宝亲王只得道：“老祖宗圣明。”

太后哼了一声道：“我不圣明，否则也不会养成她如此无法无天了，可是这不能全怪我，你们全有责任。我喜欢这孩子是不错，但不会容她目无法纪，她若有不是处，你们就该管她。我不是那种护短的人，她在我面前很乖，我不知道她的平素行为，你们应该知道的，不该纵容她。”

宝亲王低头不做声。太后又沉着脸道：“刚才你还使眼色，叫杜壮士别说话，是怕我听见了。杜壮士救了你父亲，倒落了不是，玉容为这个要杀他，你无力阻止倒罢了，还不让他说话，你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真把我当做个蛮不讲理的老婆子了？”

宝亲王只有低头道：“是！孙儿糊涂。”

太后道：“知道你糊涂，干吗还怔站着，还不快给杜壮士道歉赔罪。”

宝亲王忙拱手作揖。太后道：“跪下磕头，人家差点丢了性命，岂是作个揖就能了事的？”

宝亲王果然跪了下来。杜英豪忙也跪下道：“草民不敢当，殿下千万使不得。”

太后道：“杜壮士，不必回礼，你应当受的，现在他还是太子，不是皇帝，你受他一礼不为过，咱们家人太对不起你了。去！扶杜壮士起来。”

有两名女郎上前扶起了杜英豪。看她们的衣着打扮，该都是格格之流。杜英豪可不敢跟她们较劲儿，只得由她们扶着，受了宝亲王一礼。

太后这才叹着气道：“我先听说德容在外面行刺皇帝，还以为听错了呢！现在又看了玉容的行事，才知道是真的。这两个孩子太糊涂了。”

宝亲王道：“她们仅只是为了父王罢了四叔宗人府宗的职务，才做出傻事的。”

太后道：“但是这些举动太不对了，行刺尊长，假传懿旨，擅杀功臣，这些罪名，哪一项不是诛全家的。这两个孩子，白辜负我一场疼爱了。”

她又转向杜英豪道：“杜壮士，我实在很抱歉，你救了皇帝，官家未曾谢你，反而招来许多烦恼，不过这要怪皇帝，他如果发现了德容行刺，就该立刻把玉容也关起来，就不会有这些事了。”

皇帝由后院也转了出来道：“母后，孩儿救应来迟，害母后受惊了。”

太后抬头道：“皇儿也来了？”

皇帝道：“孩儿才得到通报急赶来的。”

太后叹道：“我刚才还在怪你，说你发现了德容行刺，为什么要瞒着我。”

皇帝低头道：“孩儿是怕母后伤心。”

太后道：“胡说！我不会这么不讲道理。德容的事我固然伤心，但发生了玉容的事我更伤心。你们父子两个都够糊涂的，以为我是护短的老糊涂虫了，要是我早知道了，至少会着人看住玉容，也就不会有以后的事了，幸亏杜壮士没有受伤，否则叫咱们

怎么对得起人家？”

这下子连皇帝都低下头来不敢做声了。

太后这才对杜英豪道：“杜壮士，事情过去了，你也别放在心上，现在咱们当做闲下无事来谈谈，你说刚才即使玉容没拿兵器，你也要杀她，这又是为了什么呢？”

杜英豪道：“草民见玉容格格对草民怀恨至深，今天纵然杀不成草民，日后对草民也不会放过的，故而草民为了国家安全以及天下日后的太平，必须要除此后患。”

太后道：“你难道不是为了自己？”

杜英豪道：“不！草民来自江湖，回到江湖上去，倒是不怕玉容格格的报复，但她若留在宫中，心怀怒愤，恐非朝廷社稷之福。”

太后道：“皇儿，你听见没有，这都是你一念之不忍惹出来的。为一国之主，处事一定要果断有魄力，即使是对自己人都要公平，行刺皇帝，罪当及全家，不能因为她们是王族而有所偏私。”

皇帝只有唯唯称是。

太后又叹了口气道：“杜壮士，虽是玉容假传我的意思约你来的，但我倒真的很想听你谈谈在东北的经过，既然来了，就到我那儿去聊聊吧！”

杜英豪只有答应了。进了太后的懿宁宫，他又介绍水青青晋见了，然后大伙儿坐下，连皇帝与宝亲王也都坐了下来，围着一张大桌子谈笑饮宴。

席间，皇帝问到杜英豪的意愿。杜英豪趁机提出了要求，不做官，但望能将那一片中俄边境的山区赐为封地。

皇帝当场就答应了。他也有点麻烦，杜英豪的功劳太大，却没有出身，给个小官不足以赏，封疆大臣，则不合朝廷的用人铨叙条件。

于是赏了他一个“忠勇侯”的封爵。

杜英豪总算是出尽了风头，不但在京中接受了皇帝赐宴与御赐黄马褂，还得了忠勇侯的封赏，因为他屡建殊勋，最重要的是拔除了几个顶跋扈的皇族，消除了皇室的内忧，所以这一个侯爵说起来并不算多。

他要了六十四屯边境的那一片山地作为封邑。别人都笑他傻，因为以他的功勋，要什么赏赐都行，为什么却要了那一片绝寒苦冻之地。但是杜英豪却有自己的主意。

他看中的那片地虽冷，但腹地广大，可以往深山发展，物产资源丰富，无需外求，自给自足，能养活无数的人。

他受封之后，就开始着手布置了。首先是在江南，他拜会了太湖的义师领袖，说动了他们，率志士两千，北上垦荒。

这中间当然经过了一番激烈的辩论。杜英豪的口才如流，所执的道理尤其中听。

他说他自己是个汉人，当然希望看见汉家衣冠重临华夏，可是他更重视汉家同胞的生存。

他说江山之失不怪别人，只怪先明的朝廷太腐败，君主太昏庸，进而痛斥那时的大臣误国，为了一己的私欲，捧上了一个糊涂无能的皇帝，才造成了满族的入侵。

炎黄子孙人口较满人多几十倍，土地较满州大几十倍，物产丰盛、文明进步也是几十倍。这么好的条件，何以会被人家打得体无完肤、一败涂地？原因无他，是自己整垮了自己，失去了民心所致。

所以，他极力反对复明，说那一个王朝早就该埋葬掉了，没有光复的必要。

这当然跟一些遗臣故老的说词与主张大相违背。可是杜英豪不怕抬杠，他提出事实，配合现状，把他们斥得闭口无言，而年轻一代，却表示了由衷的赞和。那些老家伙愤而退席作为抗议

时，杜英豪做得更绝，当时就格杀了两个为首的，震慑住了其他的人，乖乖地改变了立场。

这当然会引起一些人的不安，说杜英豪手段太激烈。杜英豪正言驳斥，说自己对这些人既无私隙，也不是跟他们争权，却认为这些人是祸害，是比洪水猛兽更可怕的瘟疫，他们会害人。

他又举例说明几次不成熟的举事，都是一些迂腐的书生不甘寂寞，鼓吹一些热血青年起来草率举事，结果都是全军覆没，还累得许多无辜的百姓遭殃，他们的亲友家属被消灭不说，更可痛的是牺牲的都是我民族的精英。

因此，杜英豪最痛恨的就是这一类人，说他们空读诗书，昧于现实，误人误己，不杀了他们，只有害更多的年轻人送死而已。

这一来大家才信服了。杜英豪要大家开垦边疆，那个地方，一则可以从事生产，屯积军需；二则可以训练人员，准备战斗；三则可以不受干扰，散布流传民族思想，还我国魂。

目前，朝政尚称靖平，大家在那儿生聚教养，形成一股势力后，可以构成朝廷的顾忌，进而为我汉人公开争取公平的待遇；若是朝廷腐败，过分害汉人，也有了足够保护的力量。

杜英豪说得很明白，自己站在一个汉人同胞的立场为大家尽力，提供一块地方给大家生存、发展，却没有任何野心。

就这样，他终于取得了支持，得到了两千余人的响应，分批迁居前往。这是他跟宝亲王取得的私下协议。这批人虽都是被目为叛逆的义师，但却在官府的保护下，迁居到北方去的，没有受到任何干扰。

在朝廷而言，这也是一件好事，因为他们在中原散入民间，不住地倡言谋叛，杀不胜杀，不胜其扰。杜英豪杀了几个最具捣乱性的领头人物，又把另一大批好动好乱的半江湖人物，送往穷北，至少地方上可以太平了。

杜英豪亲自领了那些人，深入穷边后，进入山区。他没有骗人，那儿的土地肥沃，物产资源极丰，只要能善加开发，无水旱等天灾，而且极冬苦寒，连蝗虫都无法生活，是个最理想的世外桃园。

山里有煤层，有矿沙、冶铁、炼铜，不但可以制造各种器具，也可以打造兵器。

杜英豪自己占了一片土地，却出产极纯的金沙。他把那一批所谓的二转子混血儿，全部移居到自己的保留区内，教他们淘金。那种工作很轻松，而收入极丰，没几年，一个个都身拥巨金。

有了钱，不怕讨不到老婆，也不怕嫁不出去。

没有人认为杜英豪独霸了金沙不对，因为全片产业都是杜英豪的，他当然有权留下最好的。何况杜英豪并不自私，他不聚财，所得的收入，他都买了大批山中不易制造的日用品，不计代价地分给大家使用。

人越聚越多，大部分都是闻风响应而来的义民志士，也有一部分则是移家到边区来的寻求新生的，更有一些是在外面犯了罪，逃到此地来避难的。

杜英豪倒是很公平，来的人一体全收，但是严加告诫，在山里可以给他保护，只是不能再犯，否则处置之严，尤甚于王法。

山里面的功课除了工作之外，尚有文、武两途。清晨习武，傍晚读书，有的是最好的教习人才，因此五年下来，山中已是个个文武全才，不分男女老幼，没有一个是识字的，也人人都有一身好武功，而人数也由最早的两千余口，增为两万多了。

但是并不觉得拥挤，因为可以向深山内推进，而山的伸展几乎是无穷尽的，它还可以容纳无限的人众。朝廷划给他一片山，却没有规定地界。事实上丛林莽莽，也无法规划出一个界限来，反正照他们发展的速度而言，两年之内还不必怕跑出来。

只不过，它的大门虽是在中国境内，边线却是沿着中俄的边界而延展出去的，因此，黑龙江畔那一片肥沃的土地，渐渐地都隶属了杜英豪所辖的忠勇山庄。忠勇山庄是因杜英豪的忠勇侯而得名，杜英豪自然而然地成了庄主。

他已正式成了家，娶了宴菊芳为结发元配，而王月华、水青青与胡若花也都成了姨奶奶。

这也只是一个称呼而已，事实上根本无所谓嫡庶。杜英豪的忠勇山庄就像个大家庭，他自己的家也就成了个缩小的大家庭。

杜英豪自己不管事，忠勇山庄中最具权力的该是李诺尔与赖正荣两位大总管，及四位奶奶。

赖正荣担任总管之后也成了家，没人再叫他癞皮狗了。他是最高兴的一个，因为他不但有了两个娇滴滴的老婆，而且也是最早生儿子的。

成婚的第二年，他就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，白白胖胖，成了所有人的宝贝。

杜英豪进入中年，身材微微发胖，性格却没变，依然嘻嘻哈哈，没有一点架子，经常跟孩子们玩在一起，甚至于看见了漂亮的小姑娘，他也会开两句玩笑，但是极有分寸，因为大家都叫他杜伯伯了。杜伯伯跟侄女儿总不会太过分的，因为，他捏捏人家的脸蛋儿，那个女孩子说不定会扑到他怀中撒娇，引起旁人一场大笑。

宴菊芳劝过他多次，叫他庄重一点，要像个侯爷的样子，但杜英豪却满不在乎，反而笑道：“我是个江湖人，根本就没把那个什么侯爷放在心上，我若是正经，就不像是杜英豪了。”

尽管他如此嬉笑诙谐，但是他的武功却更深进了。一部万流归宗秘籍上的精妙招式，他日夜下苦功研练，渐渐已能贯穿一气，信手挥出，皆成妙着。因此，他的武功究竟有多高，没人能知道。

这一天午后，正是春天，山上已解冻，大家都忙着春耕。这是杜英豪规定的，山庄中粮食必须自给自足，绝不向外采购。

杜英豪自己一个人坐在庄外的那家酒楼上。酒楼名叫关外别有天，是李诺尔的妻子小琳开设的，规模很大，酒菜很丰富，价钱却公道。那是进入山庄的第一道关口。

由别有天到山庄，还有十几里山路，入山的人，必须要在这一儿挂号登记，山里的人出去，也得在这儿打个招呼。这是为了解情况。

杜英豪没事喜欢在这儿沽一壶酒，弄几个菜，杂在客人中间，浅斟低酌，用他那敏锐的眼光，观察着每一个人。忠勇山庄太富庶了，难免会让人有凯觎之心，想混进来捞点油水，但多半难以漏过杜英豪敏锐的眼光。

今天，他又看到一些不平常的人。那是一对卖唱的父女，老的拉着二胡，老态龙钟，还瞎了一只眼，女的十九、二十岁，却颇为艳丽，唱的歌很好听，只是面容粗俗。她唱时媚眼乱抛，卖弄风骚。

另外，有一批年轻汉子，在跟那个妞儿起哄。杜英豪皱皱眉头，因为这关外别有天酒楼，虽是进入山庄的第一关，但离官道不远，也经常有一些过路的客人来观顾，像今天这一些客人跟这卖唱的父女，就都是外来路过的。

女郎唱了九支歌，那一批汉子已醉态百出，有的干脆搂着女郎亲嘴摸奶，女的则含笑半推半就，闹得不可开交。小琳在柜上几次要出言干涉，都被杜英豪眼色阻止住了。

他这忠勇山庄与关外别有天的关系，远近都知道，虽然这儿不像官府那么严肃，但是也没有敢来此地胡闹的，这一伙人显然透着邪门。

他要耐心地瞧个究竟，尤其是这些汉子，以及那对卖唱的父女，行止都透着古怪。

那些汉子的样子很粗犷，满脸横肉，看起来就不像善类。他们还带着一个个的长布卷。这布卷的形状一望而知是刀剑之类的兵器，个个神情透着怪异；而最令人难以理解的，还是他们的沉默。

其实他们并不是真正的默不作声，当卖唱的女郎到他们身边的时候，他们也会高声地调笑，甚至于从衣襟下面摸进去，去摸她的奶子，其他人也跟着起哄，吵得很厉害。

但是那弹三弦的老头儿不耐烦地哼了一声，喧闹声立刻停止了，一切的喧闹原本像汹涌的流水般奔腾，但突然地就像是在水流中落下一块闸板，将水流堵住了，变得寂然无声。

虽是那卖唱的女孩子依旧在唱着，但是却显得十分单调，也令人感到刺耳了。

老头儿哼声很低，而且是背着杜英豪，但杜英豪的耳朵偏生很尖，居然就听见了。

因此，杜英豪有一个概念了，这批汉子跟那对卖唱的父女是一伙的，而且都以那瞎了一只眼的老头儿为首，好像在进行着什么阴谋。

那父女已经来了三天了，一直就在别有天上卖唱，收入不算好，也不算太差，但他们的目的并不在钱。昨天晚上，那个女的和客栈的小伙计赖光荣搭上了，问了许多闲话，白贴身子陪着睡了一觉，还给了小赖一大把的碎银子，那已经超出了他们三天的收入。

赖光荣是总管赖正荣的堂弟，人长得挺体面，也挺伶俐，是个颇有出息的小子，只是不务正业，整天喜欢在女人堆里鬼混。赖正荣把他从家乡带来了，安置在关外别有天中打杂，原是磨磨他的性子，哪知道这小子更得意了，借着这机会，他接触的女人更多了，混得更出色了。

那个女的名叫花子，老头儿自称姓龚，叫龚本田，他们好像

在打听最近京中有没有人来？以及忠勇山庄中有什么新闻？杜英豪是否常出去等等……

因为这些消息并不重要，而且也没什么关系，赖光荣都详细地回答了，他到底是个伶俐的人，知道情况不对劲，立刻悄悄地告诉了他兄长。

杜英豪自然也知道了，这就是他今天特地出来瞧瞧的目的，而且还特地改了点装扮，戴了顶大毡帽子盖住了眉梢，一件大土布袄，短裤赤脚，花白胡子是粘上去的，还刁着根旱烟袋，完全不像是一位大人物，当然更不像位大英雄。

大汉们是今天新到的，看样子他们是对山中不利，但是他们却又没有入山之意，这使杜英豪透着纳闷。不过，没等多久，他就知道答案了。

一阵马蹄声，来了两个官差打扮的人，看穿着就知道是大宅第中的戈什哈。

这两个人身上还带着宝亲王府邸的族麾，很明显的是宝亲王的手下家将。

宝亲王对这位老友念念不忘，经常派人捎封信来问候，带点时新的玩意儿送给杜英豪，殷勤得令人感动，所以这两个人来也很平常。

他们一直到柜上，倒是很客气，对小琳也称为夫人，凡是京中来的人，到了此地都客气异常。

他们中的一个抱拳道：“李夫人好！小的叫康明，这是同伴战志超，我们都在宝亲王府上当差。”

小琳也很客气地道：“殿下安好，二位老远地来，辛苦了，快请坐下歇歇，我找人通知杜爷。”

康明忙道：“多谢夫人，殿下安好，很惦念各位，说过一阵子，还要出来拜候各位呢！这次是有一封信，要急交杜爷，请夫人派人带个路。”

一般送函件来的人，都是在此地歇下挂了号，然后第二天再由庄中派人出来接了去。

那多半是带了挑子礼物的，这次派了两名家将只为送封信，显见不寻常。小琳道：“那我就不敢多耽搁了，小赖，你就陪两位官爷进去吧！”

赖光荣答应了一声，进去换衣服。那个名叫花子的少女已经上去了，赔笑道：“两位官爷，赶了长路多乏呀！坐下喝杯酒，奴家唱支曲子给二位解解乏，喘口气再忙公务也不迟。”

康明因为在杜英豪的地方上，不敢太放肆，只是和气地推辞道：“不！不！我们没空。”

花子拉住他，硬按在椅子上笑道：“忙也不在乎这一会儿工夫呀！爹，弹过门。”

龚本田叮叮咚咚地弹了起来，花子就着弦子，唱了一曲小调。两名戈什哈没办法，耐着性子听完了。花子唱完后福了一福才笑道：“二位爷，请随便赏。”

战志超伸手入怀中，掏了一块碎银子，丢在桌上。花子连忙道：“谢谢二位爷的赏，等回头再来侍候二位。爹，咱们上别处转转去。”

她收了银子，就要出门而去，恰好赖光荣换了衣服进来，一把搂住了花子道：“怎么要走了呢？你不是说要上山里去赚几文吗？正好我现在有空，跟你一块儿去吧。”

花子推开他道：“这么多人，别拉拉扯扯的，今儿我不得空，改天再去吧！”

她跟着老头儿走了，那些大汉们也忙着结账离开了。康明有点窘急地道：“小兄弟！走吧！”

赖光荣见店中没有别人，才到杜英豪身边一躬笑道：“杜爷，您看小的还不赖吧！”

杜英豪笑着倒过烟杆，敲了他一下脑袋道：“猴儿崽子，毛

手毛脚，回头人家找上你，看你怎么个对付法。”

康明一听赖光荣叫杜爷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因为在这儿只有一个杜爷，虽然姓杜的不止一个，但只有杜英豪够资格称一个爷字儿，此外连八十三岁的江湖辈杜子英也只落个杜老的称呼。

他们两人忙过去，总算看清了，忙又跪下请安道：“杜爷，原来您在这儿，您怎么改了装呢？”

杜英豪笑笑说：“我怕麻烦，殿下有什么事情？”

康明道：“不晓得，殿下有一封亲笔信，说是有机密大事，一定要交在您手中。”

战志超伸手去掏信，摸了半天，脸色已变了。康明见状急道：“你快拿出来呀！”

战志超急得把衣襟都解开了，里面是一个布裤裆，用绳子套在脖子上，穿在衣服里，十分隐秘。

他把裤裆也解了下来，往桌上一倒，里面只有几块银子，一方腰片，还有几张银票，就是没信。

康明道：“怎么会没有呢？早上我还瞧见你放进去的，你又挪了地方了？”

战志超道：“没有，我身上只有这么一处地方可以藏物件，而且从早上到现在，我没动过，怎么会不见了昵？”

“别是在马上给颠了出来！”

战志超道：“不可能，我外面还有衣服兜着呢！袋口还有绳子打了结……不对，我刚才掏银子时，袋口是开的，叫人动了手脚了。”

康明道：“别见鬼了，我们早上一路都是骑马下来，谁都没挨过你的身子。”

赖光荣笑笑道：“战爷，是不是这个？”

他从身边取出一个折得方方的信封出来。战志超一把抢过道：“就是它！就是它，小兄弟，原来是你开玩笑，差点没要了